

抗击疫情 我们始终在一起

春心

□张丙辰

初一到现在，整整5天了，息交绝游，关门闭户，捧着一本厚厚的《国学讲义》，在书房一目十行地随意浏览，何尝有半个字入脑入心？满架图书，曾经让我不止一次产生坐拥书城的快感，而今天，在共克时艰、抗击病魔的关键时刻，我却只能独坐书房，状如楚囚，不能尽缚鸡之力，还算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带着对之乎者也的鄙夷离开书房，我戴上口罩，走出小区，沿人行道向东郊的翁河走去。人行道两侧的女贞树，不知何时已挂满了黑色的颗粒，饱满圆润，像一串串墨玉珠子。

几天没出门，竟好像物是人非了。街上行人寥落，机动车也很少见。政府的三令五申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喜欢扎堆热闹的山城人很识趣地把自己隔离在家中：大家懂得，来自江城的一场恶疾非同小可，真不敢当作一场儿戏。

瓮河并不远，步行十几分钟便可抵达。这是一条经过改造的城市景观河流。2019年春天，我曾经满怀喜悦写下一篇散文，赞叹这里鸟语花香的三春美景。今天是正月初五，离家团锦簇时令尚早，两岸景致依然萧瑟。

蒹葭苍苍，流水潺潺，临水平台上坐了三个我熟悉的钓者，各自气定神闲，盯着自己的浮子。和往常不同的是，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我对钓鱼是外行，并不理解他们垂纶的执着。这条河不像有鱼的样子，即便有鱼，也完全用不着这样的全神贯注。下这么大的功夫来钓鱼，性价比实在不划算。但他们告诉我，真正的乐趣并不在鱼本身，而在于那种聚精会神的期待和鱼儿咬钩的狂喜。当振臂起竿，悬鱼离水的瞬间，体验到的是一种真正的人生快感。

我在旁边静静地作了一会儿看客，然后无趣地离开了。在看客期待的目光注视下无所获，对钓者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儿。更何况非常时期，他们也无意于和外行人作更深的交流。我开始诅咒这欺人太甚的新型病毒了，它让人们的活动空间大大压缩，而即使在偶然的相遇里，也不得不谨慎地保持着心理和生理的距离。

瓮河毗邻文汇大道，路东是一块河滩草场，几十只羊悠闲地啃着干枯的草皮。忽然不知有什么情况发生，一群羊跑得四分五散。牧羊人严厉地吆喝几声，手中鞭子在空中挽了个S型的花儿，“啪”的一声炸响，又是几声吆喝，羊群便很顺从地往一块儿聚拢。

瓮河河畔依然人心悠闲，岁月静好。时光如水，不疾不徐，保持着从容的节奏。牧羊的鞭声，把我带回从前的老家，那是黄河北岸极普通的一个村落。

冬春是较长的农闲时节，枯黄的堤坡和坎坷的堑壕里，常有三五成群的绵羊在乱莽中钻来转去，牧羊人则怀抱长鞭，旧棉袄一掩，躺在向阳的麦秸垛边做黄粱美梦，放任自己的羊爬上高低，构成一幅非常迷人而慵懒的田园风景。

农村的车把式和牧羊人都有一手鞭的绝技，旷原上时常传来清脆的鞭声。我的街坊中有个杨姓的老人，是全村公认的打鞭高手，那水平比《青松岭》里的李仁堂厉害多了。他的牧羊鞭是自己精心加工的，鞭梢专门选用狗皮做成。柔软耐用，还能避邪。有人看见，他傍晚赶羊群进村，狗皮鞭梢里咣咣，能在地上抽出火花来。有人向他求证，他神秘地说，只要打在妖怪身上，就能崩出火花，有时候鞭梢上还能看到血迹。

肆虐的病毒恰如阴霾笼罩，多么需要神鞭廓清妖氛！

刚才那一声响鞭，让我想到童年，想到老家，想到母亲。今年过春节原本是要把母亲接来城里过年的，农村冬天太冷，尤其过过年期间的送往迎来显然让一个80多岁的老人力不从心。因此，近几年春节母亲都是在城里度过的。但今年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慢了半拍。等我忙完手头事儿，准备去老家接母亲的时候，防疫风声已紧，各种各样的断路堵村封城措施已经风行各地。

乡村派人村口值守，严禁外人和外地车辆进入；城里的小区横幅高挂，全部对外来人亮起红灯。这样的环境气氛无疑增加了把母亲接来的难度，但却和母亲不愿来城的心意正好合拍。老人反过来说我，不要再麻烦了。农村也通上了燃气，家里安装了壁挂炉，暖暖和和，一点也不冷。还有兄弟几个都在县里，随时随到，用不着来回折腾。待在家里不串门，不走亲，自己不染病，也省得给公家添麻烦。

但哪有这么轻巧！毕竟是一场从未见过的传染病啊！

两岸的翠竹经冬犹绿，竹林间一条红色雨路向远处蜿蜒，像春天飞扬的五线谱。

我从东岸绕回西岸，在如意轩的石凳上坐下。1000多米的信天游，以我的脚力从来不在话下，但今天我却感到有些疲惫。郁闷不仅恶化精神，也消耗体力。打开手机，微信接收到一则官方通报，有个县新增一位确诊病例。那是我老家相邻的一个县，但直线距离离我们村更近。我的心又一次被牵引，想那个寨堤环绕的小村，有东西南北4个入口，现在是否已封村闭户，严防死守了？

我从手机屏上抬起头来，看到不远处大田里有一位妇女，她坐在一个马扎上——马扎是那种能折叠起来方便携带

的简易样式。身子随着她的动作轻度起伏，很专注地在采挖什么。——这里是去年秋天的一片葵花地，当时万朵金黄向阳盛开，我曾在这里拍下很多照片。

“你在挖什么呢？”我来到路边，与她保持两米的安全距离。

“荠荠菜。”她边说边抬头，戴着浅蓝色的医用口罩，右手捏着两株锯齿状的大叶草。因为戴着口罩，声音便有了音箱一般的共鸣效果。

“原来碰到老乡啦！”我顿时惊喜。老家话别具特色，在豫西北方言中很容易识别。

“对呀，我也听出来啦！”她站了起来，显然和我一样兴奋。在初五的下午，在远离故土的城市，一个神情沮丧的孤独旅者，忽然听到久违的乡音，我布满阴霾的心里顿觉照进一缕亮色。

马扎旁边放着一个敞开的纸袋，那是超市里常见的金典牛奶的包装袋，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收获。

“今儿个大年初五啊，你挖这干什么？”我有点纳闷。即使是勤劳的农村人，也极少在这个时候下地干活的。

“做饺子馅儿啊，这可是好东西。”看来这是一个开朗而健谈的老乡，即使戴着口罩，也能看出来她的眉飞色舞。她从纸袋中挑出两株做样品，开始讲她的荠荠菜。

春正月是采挖的最佳时机，再晚就长老了。洗净去蒂，用开水一焯，调成饺子馅儿、包子馅儿，真是一种绝佳美味。遭年景的时候，这可是农村的救命菜。眼下在农村不主贵了，但城里人却稀得要命。每年刚进正月，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喜欢开着车到乡下的滩地坡上去采挖。但他们认不准，分不清，挖了半天，都是一些不能吃的丁刚苗啊，转辗惹啊，劳而无功。所以就干脆从农民手里买。回到家里，换换口味。

异地遇故人，让我落寞的心里扫除了郁闷。她也不想再挖了，便坐在路边的连椅上拉起了家常。她和我同庚，来焦作30年了，退休前在一个区里工作。她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两栋高楼，告诉我她家的大致位置。因为南水北调工程拆迁，旧家拆除了，她搬来离体育中心较近的住宅小区。

“过年怎么吃这个东西呀？”我指着她纸袋里的宝贝。荠荠菜再好，也不应在春节的食谱上啊！

她笑了，这是给老伴儿、儿子提前准备的。老伴儿在江城负责一个项目，原本说回家过年的，因为突然有紧急任务，当地要加紧建一座疾病检测中心，年前打电话说不能回来了。儿子在郑州一家医院的呼吸科上班，年三十放假刚到家，板凳还没坐热，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连夜返回郑州在医院值守。现在他们家是三人三处过春节，焦作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平时联系很少，大

年初一早上通了电话报平安。他们说春节最想吃她做的荠荠菜饺子，但现在顾不上享这口福了，回来一定要补上春节这顿饭。

我告诉她，我住的小区离她家不远，恰成一条对角线。困在家里太无聊，来瓮河散散心。

她显然听出了我的担心和忧虑，话题变得认真起来。

“你还记得17年前那场‘非典’吧？多吓人啊！不是也过来了。”当时她和环卫处两个同事穿上防疫服，全副武装，背着一架喷雾器，严防死守一个村口，那是通往垃圾处理站的一条重要通道。所有的过往车辆、行人，一律登记造册，喷药杀毒。

“一个市直机关领导的车企图从这里闯关，我们几个挡在前面，决不通融。按规定把车前后、里里外外全部喷洒消毒之后才放行。灾异面前，必须严格落实措施，一点也不能含糊。”她回顾着当年的战绩，依旧沉浸在兴奋之中。

她告诉我，别看中国人平时各有各的小九九，但一到关键时刻，都能识大体、顾大局，人心齐，听招呼。这些年来，前前后后经历了多少大事难事，中国人都挺过来了。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大家听上级号令，按专家意见办，人人管好自己，照样会渡过难关。

“关键时刻，人心不能垮！”她像是在提醒我，又像是在坚定自己。

在一个初次相遇的老乡面前，我开始感到羞愧，尤其还是年龄相当的一位女士。我觉得自己的消极情绪既无必要，也无道理。她的老公还在江城的建设工地上加班加点赶工期，那是灾异的核心区域啊！她的儿子还在省医院里值守，面对成群结队的患者，那是最易感染的高危岗位！她孤身一人留在山城，默默筹备着特殊的美味，满怀信心地迎接亲人凯旋，这是何等的人生自信和精神强度啊！

暮色四合，她收拾物品准备回家了。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坚持要把采挖的荠荠菜分我一半。我推辞不掉，只好收下并再三感谢。她向我招手，算是告别。然后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竹径，向桥头款款而去。

我看了看手中的荠荠菜，第一次想到它竟然与春天有关。苏词中的“春在溪头荠菜花”，应该就是指它了。但为自己心田萧索，往往对春讯视而不见，忽略了笨头笨脑的缕缕生机。

收工的几位钓客经此路过，他们指着远去的背影问我：“你认识我们区长？”“区长？”我摇了摇头。“就是她啊！与你说话那位。”他们告诉我，区长半年前刚办退休。我顿时茫然。



危难时刻，勇于担当。 顾培利 作

此刻，防护服下的红心最中国

□崔小玲

2020，庚子春节 一种被称作新型冠状病毒的妖魔 跨长江，越黄河 翻三山五岳，抖八面淫威 讨伐来自人类的戏谑 搅泱泱中华新纪元

一幕幕疫情信息 以刷屏模式弥漫着国人的眼球 震撼着公众的心灵 江城武汉陡然间成了灾区 一声咳嗽，都能引起维心的战栗

封城、封路、不走亲、不聚会 公共交通停运、公共场所所封闭 的消息 以各种方式告诉每个人 过年，成了过关 祝福，变成祈福

突如其来的疫情 冲淡了节日的欢乐 迫不得已的离群索居 不知能否引发一些思索 周遭，回归近乎原始的静寂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父母，是儿女 是丈夫，是妻子 但他们唯一的身份 是白衣战士

若有战，召必回 疫情面前 他们取消假期，英勇无畏 不计报酬，不惧鬼魅 口罩，防护帽，隔离服下 根本看不出他们是谁 但谁都知道他们为了谁 他们一次次向公众宣布 “医院目前是最危险的地方，

住院患者谢绝探视， 所有区域禁止逗留！” 而他们，却又无反顾 坚守在最危险的岗位上

为了节约防护服 他们不敢吃饭，不敢喝水 捞净泡面里几根面条 再加上两个小面包 就是他们一餐的口粮

年轻的小护士 几次申请到收住留观的隔离病房 全副武装后 把一张自拍照发到朋友圈 告诉所有人——新时代的勇士 我不上战场，谁上战场！

物资紧张，她们有办法 用废胶片自制防护服 也能阻隔病毒 即使不能，她们也坚信 精神防护威力无穷

84岁护国老将 逆行在抗疫最前方 一群后辈蜂拥着 学着前辈的模样披挂登场 他们说，此情此景 自己没有理由不担当 若一去不回…… 便一去不回！ 决绝是白色闪电不屈的斗志 防护服下的红心最中国

自古华夏多劫难 试问天下谁能敌？ 君不见 窗外腊梅凌寒开 春天的脚步已悄然临近 众志成城，无往不胜。 天佑中华，福寿康宁。

口罩里的中国

□陋石

蝙蝠折翅 美女主持尝鲜 死神面目狰狞

历经沧桑的黄鹤楼 黄鹤低垂着翅膀 滔滔的长江 流淌悠悠的哀愁 明镜的东湖 抚不去病了的烦忧 回家的人 回不了家 归来的人 不能进城 离开的人 心神不定 鼠年的中国 口罩凭添了 几多朦胧，成了风景 岑寂 像无声的爆竹炸开 震惊 像林中受伤的候鸟 四处飞行 武汉三镇 变成了大红灯笼里的 围城

痛定思痛 果子狸 曾经给人类 带来多大的伤痛？ 如今的冠状病毒 无形的小虫 在撕咬人的灵魂 人啊！ 不要滥杀无辜 让天上飞的自由飞翔 让水中游的自由游动 让地上跑的自由驰骋 让土里钻的自由做梦。 保护大自然 天人合一 与万物为朋

我懊悔没有回天的医术 和白衣战士 去身临一线 和病毒抗争 但我知道 有那织女的巧手 做无数雪白的口罩 去庇佑—— 人类的命和灵魂。

向病魔发起冲锋

无硝烟的战争 在武汉打响 这里 聚集中华民族的精英 以不斩病魔 誓不还的坚定 必定从根剔除 疫情 待到桃花盛开 和煦的春风 洞亮百鸟的歌声 看我神州华夏 摘下口罩 童颜焕发

期盼，在每一扇窗口生长 等待着吹进心底的浩荡春风 春节被分割成无数孤岛 彼此间靠微信悄悄联络 偶尔凭窗远望，逝去的长江 像掠过眼角的一丝焦虑

隐于家中，隐于努力的平静 略去了以往过年的忙碌于疲惫

焦虑

□刘金忠



群防群控，众志成城。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武汉，请你相信 虽然封城 但你绝不是一座孤岛 全国人民与你同在 众志成城、一起攻克时艰 抗击疫情、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一定会迎来樱花灿烂的春天！ 一定会在黄鹤楼上留下雄浑壮丽的抗疫诗篇！

怀抱一条大江的不安 武汉，站在荒芜的两旁 一座戴满口罩的城市 挺立于一场战役的前沿

没有硝烟的战争

□程慧娟

庚子鼠年春节 不知是谁 在武汉 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带着王冠的病毒 携着无影的杀人刀剑 随着春运的滚滚洪流 开始在中华大地猖狂肆虐

一时间，传染人数成倍增长 一时间，医院里排起长龙、人满为患 一时间，武汉告急的信息在网上疯传 一时间，疫情已扩散至国内、海外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春节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大年初一，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向湖北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 依法科学有序防控 多部门组成的联防联控机制 全国统筹、军地统筹 密切合作、全力以赴

看，一批批专家医疗团队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 看，科学家加紧疫苗研发，刻苦攻关，日夜奋战 看，特殊报销政策出台，患者治病，政府理单

看，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正在火速建设

看，切断传染途径，武汉封城，壮士断腕 看，志愿者们自发组织，无偿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 看，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启动一级响应 看，宅在家中，网络拜年，全民参战

看，医护人员 纷纷请战 带着白衣战士的赤子之心 逆流而上，直抵核心战场 为生命接力 为健康护航

看，各地的医用防护用品生产线 马力全开，日夜加班 铁路部门专门开通绿色通道 全国各地的爱心捐赠物资 源源不断涌进武汉

看，医护人员 纷纷请战 带着白衣战士的赤子之心 逆流而上，直抵核心战场 为生命接力 为健康护航